



我的两会,2014

——科技日报记者手记

线人

本报记者 王延斌

门轻轻地开了,一个脑袋探出来,上下打量来人。每次拜访“老A”,我都会想到这一幕。因为他是我的“线人”。

每到一个驻地,总有一串长长的代表名单让我发愁,“他是谁?”“什么职务?”“怎么联系?”5年前,我的两会首秀,瞄上了“老A”。第一,他是“单子”里的成员;第二,我可以辗转联系到他。

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,这是我关注的领域。而“老A”,集科研单位“一把手”和企业负责人于一身,在众多热门话题上都有独到的见解;他还敢言,常以“大炮”示人,炮筒所向,一地鸡毛。

连续当了三年代表,“老A”的人脉很广。代表的联系方式,还有他们关注的话题,对于“老A”来说可谓“信手拈来”。这些年,我的不少稿子,都有“老A”的贡献。

有一年两会,我在采访中遭遇了“闭门羹”。关键时刻,我找到了“老A”。他二话没说,帮我解决了问题。每当准备新一两年两会时,都会想起他。

今年两会,在驻地拜访“老A”,他送给我两份“大礼”。

第一,对我关注的科技体制改革话题,他大谈特谈,两个小时刹不住车;第二,采访结束时,他拿出一本小册子——里面近200名代表的联系方式。

感谢“老A”。他是我的“线人”,更是朋友。



看我报道扫一扫

两会上写什么?

本报记者 吴颖

很难再找到第一次上会时那种“打鸡血”似的热情,但也没有了看到一拨接一拨“电视脸”从身旁经过的紧张。再次参加全国两会报道,多的是淡定。

记得第一次上会,一多半时间在为完成会前策划的选题发愁:堵哪位委员?问什么问题?……至于委员们的讨论和发言,几乎没有听进去,更不要说思考了。

而今年,冷不丁想明白一个道理:明星大腕?热门委员?谁爱堵谁堵去吧。两会的新闻是写不完的,抓到一条,也就意味着在同一时间你漏掉了更多。所以,与其到处乱撞碰运气,还不如静下心来当一个倾听者。我常常想,作为一个普通公民,能在现场见证全国两会,自己真的很幸运。

熊思东委员为2000多万乙肝患者大声疾呼“乙肝治疗药物应进医保”;冯骥才委员为文化保护慷慨陈词;黄洁夫委员为医疗改革把脉开方……很多像他们一样的委员,真正把那些或许与他们本人并没有切身关系的事当做己任,说实话,我的内心由衷地敬佩。

全国两会,是代表委员们发挥参政议政作用的舞台。他们所言,不应该总围绕自己盘算,或者在自己的“小圈圈”里打转;记录者手中的镜头和笔,也应无关名气、无关名利,朝向那些关乎国家、关乎社会、关乎百姓、关乎全局的真知灼见。所谓“转载率”,至多可以当成一个副产品。

于是,我斗胆给自己定了两会上“三不写”的规矩。遗憾的是,执行得可能还并不太好。

倘若某年初春三月,我有幸能再次提笔上阵,一定做到——自吹自擂不写,自怨自艾不写,自说自话不写。



看我报道扫一扫

直面小崔

本报记者 张佳星

要和小崔见面啦。

一大早,我直奔昆泰,在酒店记录纸上写下5个问题。“字写得太乱,他不会不想看?”“还是先问第4条好点?”想到这儿,我从笔记本上扯下一张彩纸,誊抄一遍,倒换了顺序。“问题会不会太多?”“到底是要问他问题,还是让他回答问题啊?”“还是都有可能,写张大点的纸吧。”我忍不住怪自己,想象的情景太多了。

终于,在一张十六开纸上,我完成了采访提纲的3.0版本,短短的,只有三个问题。

可我还是没勇气去找小崔。“这个实话实说,敢于挑战权威的人,具有的勇气该是我的N次方倍,借我点好吧”。

在我犹豫的时候,走廊里,某电视台的聚光灯,把小崔照得闪亮。



科技日报两会报道组全家福。右起高博、张佳星、朱丽、句艳华、罗朝淑、刘晓莹、付毅飞、张晔、吴颖、王延斌、周维海、洪星。

来不及想了,等到电视台采访结束,我第一个冲上去。

“有人说你把转基因和草甘膦的危害混淆了。”1.0、2.0、3.0版本完全没用上。

“那你懂吗?”他的目光有些冷。我把基因作用的机理尽可能通俗地讲给他听:“这段基因编码产生的物质会包裹住杂草赖以生存的酶……”

他没接茬,开始重复纪录片里的、微博里的、各种转载的、多次传递的信息。直到我的追问跟不上他的咄咄逼人,直到我发现和他讨论不清楚基因工程问题。



看我报道扫一扫

每天第一个来吃饭的人

本报记者 张晔

大约下午6点,上会记者加“后勤鞭策组”,都一起在报社会议室吃晚饭。吃的是盒饭,说的是当天的见闻和选题。我总是上会记者中第一个去吃饭的。

盒饭不见得好吃,但话题很有嚼头,从转基因作物能不能吃,到院士制度怎么改;从污染如何治理,到委员代表爱不爱读书;从自己新闻怎么写,到别家报道好在哪儿……热闹的像个大茶馆,半个报社都能听到我们的嚷嚷声。

为了坚持自己的看法,总编可以拍桌子、瞪眼睛,小记者也能“反唇相讥”、据理力争,但争论半径仅限于新闻本身,吃完饭大伙都是乐呵呵地去写稿。

我已经习惯了“独行侠”的日子,猛地一陷人这“大茶馆”,总有点时空穿越的恍惚,有点怀疑眼前争论场景的真实性。大大咧咧的总编、主任,是真民主,还是假客气啊?

一开始,我谨言慎行,但很快就发现,孤独的人是可耻的。不敢口出狂言,怎会笔下亮剑?我无法抗拒这种热烈的气氛,很快抛开各种顾虑;激动时,也会扯着嗓子,大声喊出自己的想法。

因为不想错过每一次激辩交锋,所以我每天总是第一个来吃饭的。



看我报道扫一扫

两会报道的晚饭时间

本报记者 刘晓莹

第三次参加全国两会报道,虽然跑人大还是头一次,却少了些第一次上会的兴奋和紧张,多了些从前没有的历练和从容。而无论是跑人大,还是跑政协,变中不变的是组成两会期间工作与生活的三件事:白天外出采访,傍晚回报社吃饭边报选题,饭后在报社写稿子。如果问我“怕”这其中的哪一项,还要数有科技特色的晚饭时间。

和一位记者讨论,这两会怎么才能出好稿子?他不假思索:运气啊!没错,人大的代表驻地分散在北京的四面八方,首都又如此之大,能遇到代表讲记者刚好感兴趣的话题,那真算是“撞大运”了。

每每这个时候,走进会议室的脚步都变得轻盈欢快,哇噻怎么连今天的饭菜都这么香?!报完选题听到几位编辑策划老师肯定的话一出口,总编辑也点头:“行,写吧!”立马觉得世界都是你的。

当然,这样的概率是极小的。倘若一天下来毫无斩获,搞科研的没谈科研,不了解科研的却乱讲一通,蹭访到的大老言论漫天飞,你想采访的人却拒你于千里之外……此时心里最忐忑的,还是等待自己的晚饭时间。

一日推开会议室的门,发现气氛与往常有些不同,大家稀松而坐,侃侃而谈,就连往常最紧张的女记者也满脸堆笑,没等我发现有异常,一条“朋友圈”弹出:老总不在真好。

发现真相的我四仰八叉开始享受难得的晚餐休闲时光,正当我细细感受这喜乐平和的氛围,这条“朋友圈”被点了赞,仔细一看,是总编辑。



看我报道扫一扫

五个聪明人

本报记者 高博

我最希望碰到知无不言的聪明人。本届两会上我采访的委员中,有五位不假思索就能滔滔不绝的——葛剑雄,俞敏洪,陈小娅,高抒和郝国强。

葛剑雄是两会最热委员之一,他无权无势,单凭学问和热情就能吸引一群记者。社会和教育的弊端,他向来直言,敏感词也不避讳。闭幕式上,还有委员告诉我:“我佩服葛剑雄。”葛剑雄聊天有点像写散文,围绕主题,跳跃于时事、往事、史实、评论,连缀成篇。一时无法捕捉全貌,听录音整理后,基本是一篇现成文章。

俞敏洪的回答同样干脆,而且更像是写报道——第一句回答就点中实质,然后逐层展开,重复主题。而且他是极少喜欢极端化,而不弱化语气的委员,他宁愿说“糟糕极了”,“完全不是这么回事”。

陈小娅是官员,风格像一位熟练的老师,用词并不俗,但听起来平白。跟俞敏洪一样,她讲话不打补丁,不犹豫。政府文件上写的话,她快速而沉稳地讲出来,就多了一种魅力。

高抒是教授。我的印象里,地理学者都渐渐而有想象力。高抒就符合这一印象。对很多问题都有清楚的认识。他挂着微笑,开几个玩笑,不紧不慢地阐述观点。

郝国强是企业经理,声音坚实。他回答问题简得,还会模拟两个人对话。郝国强有些不错的比喻。有一次谈到光提高燃油标准,但汽车发动机标准不提高等于白搭,他比喻为:“菜洗干净了,锅不干净,也不行。”还有一次,他评论企业在安全问题上不作为——“没钱买药,倒有闲钱买棺材。”



看我报道扫一扫

肚里得有点墨水儿

本报记者 朱丽

手里有稿,心里不慌。作为第一次上两会的菜鸟记者,两会前一周,我就开始搜罗代表名单里的熟人,却发现一个都没有。这是个坏消息。

“喂,我是科技日报记者,请问您是……”我问。

“我给你发邮件吧,你看看我的建议,好不好?”对方有意推辞。

“我知道您退休后来基层搞科研……基层农业科研是否面临人才短缺问题?”我又问。

“现在的基层太缺科特派了,他们都不愿意来……”

终于打开了赵亚夫代表的话匣子。

这是我两会期间通过电话完成的第一个采访,名单上他的身份很眼熟,辗转要打电话。联系了三回,才发生刚才一幕。因为有所准备,初访很成功。

遗憾的是,这种幸运并未保持太久。要么不知道对方来头胡乱蹭访,要么知道了想问问题张不开嘴,要么问题问了没问到点子上,要么自备选题找不到合适的人来谈……满满的都是泪。

在把前期准备内容都用光之后,“听会写稿”明显没后劲儿了。自我总结,除了平日写稿练手机会不多之外,积累不足是致命短板。

十几天工夫,我写满了一个本子,用光了两支笔,录音笔录到满仓。但若是能够提前做好选题策划,加强知识积淀,稿件质量定能比现在上一层楼;若是脸皮厚点,能多“缠”出来几篇稿子,想必也是极好的。

欣慰的是,两会路我也算走了一回,遗憾多收获也多。后面的路,我得边走边“吃”点墨水儿。



看我报道扫一扫

我给委员塞“传单”

本报记者 句艳华

全集,荐语是“任何一本都会让你的内心变得强大”。“五四双雄”相应成趣。

比较苦恼的是,让委员推荐书并不容易,很多人看书不少,但推不出什么具体书目来。居然有委员把他最喜欢的书名忘记了。

调查问卷收回来了,计算、分析、采访、写文章。最后做版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。同事帮忙画图,找照片。大家齐心协力,在凌晨三点完成了一个还算不错的读书版面,配上了精彩标题。

伴着哈欠,我觉得很幸福。



看我报道扫一扫

“蹭访”与“被蹭”

本报记者 付毅飞

有人在身后轻声问:“哥们儿,这是谁呀?”我哪有心思理他。虽然此时仍面带笑容,紧盯叶培建的双眼,随着他的话语频频点头,暗地里却在为自己精心策划的“独家”变成轰轰烈烈的“发布”而心碎。

“蹭访”与“被蹭”,在两会上,每个记者都会遇到。大多数时候,我也会抱着有枣没枣打一杆子的“酱油”心态,奋力挤入人群,用怪异的姿势将录音笔从同行们的腮边、腋下甚至头顶,伸向可能压根就不认识的采访对象,获取一些自己了解或不了解、用得上或不用上的信息。

其实这样透明度很高的采访环境,终究还是公平的。记者们都在两种角色间切换着,“蹭”未必能占到便宜,“被蹭”其实也没啥好惆怅的。有积累、有准备的人,总会有更多收获。



看我报道扫一扫

要激情更要积累

本报记者 罗朝淑

是很客气地回答了她的提问,但这个问题却惹得现场其他记者一片唏嘘,甚至有记者小声嘀咕说:“白白浪费了一个提问机会!”

这两件事情都给了我很大的触动。对新闻记者来说,每年的两会都是一个没有硝烟的“战场”,虽然每个记者博弈的手段和方式各不相同,但其实考验的都是平时的积累。

在某场记者会上,主持人把倒数第二个提问机会给了某网媒记者,结果这位记者却向钟南山代表提出了一个关于“怎样解决年轻人住房保障”的问题,虽然钟南山在说了一句“我想你这个问题可能问错了人”之后,还



看我报道扫一扫